

史



二



史通卷第六

內篇

言語

浮辭

敘事

言語篇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



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  
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  
言流靡而不滯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  
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  
馳說雲湧人持弄戾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  
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  
蘇秦合縱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  
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  
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  
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  
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  
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  
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  
良用體質素羨何以覈諸至如鷄賁鸚鵡童豎  
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



史通 卷之六  
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  
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  
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  
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  
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  
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  
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  
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  
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

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脩混沌失彼  
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  
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  
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  
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  
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  
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  
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  
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諸而史臣脩飾  
日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



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  
若駒支學如郟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  
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為魏收必謂彼  
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  
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  
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  
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  
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謂王邵也宋  
撰齊志孝王撰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  
關東風俗傳也

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  
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  
嫫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  
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  
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  
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顛魏本索頭故當  
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  
子齒斷索又曰惟惟頭團柰河中狗子破介范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并諸如此事難可  
弃遺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  
編錄故得惟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  
沒者蓋是以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嶠比  
亦多矣



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  
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  
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  
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革  
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  
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  
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  
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  
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

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  
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  
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  
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  
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  
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  
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  
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



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歛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

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左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傳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



如偽會隣國進計行伐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  
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傳犬豕不若  
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  
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  
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  
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  
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將呼爲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  
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

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  
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  
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  
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  
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綜逾密今之  
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  
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

三說各異

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

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訐私於爾未暢傳又  
云收受暢財賄今故為榮傳多其惡是謂三說各異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周書傳稱

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出推道

而用乖於德教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

是謂二理不同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

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

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

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

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

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

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儼蠻夷

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

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

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魏亡垂

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愛

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

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

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

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



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令德茶是也齊史

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今狐德茶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

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以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鑿

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

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

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須數句而方浹按

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

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

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叟立傳全採

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

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

反愈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

於臨穴浹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

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返累

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

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

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敘事第二十二弁序

簡要隱晦安飾惣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

復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濊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



後能露其鋒穎個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  
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  
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  
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  
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  
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  
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  
於三王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筮傳故無所取焉  
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

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  
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媿者其史亦  
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  
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  
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  
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  
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  
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  
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



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  
闊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  
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  
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  
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  
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  
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  
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

提行

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  
書事於士臣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  
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  
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觀縷今輒區  
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右敘事夫國史之  
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為主簡  
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  
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  
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



史通  
卷之六  
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  
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  
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  
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  
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  
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  
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  
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  
子太叔之狀日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

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  
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  
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  
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  
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  
其詞曰萑箨監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  
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  
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  
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  
 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  
 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  
 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  
 人居哀毀損則  
 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  
 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  
 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以則既述才行又彰  
 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醜為酒藥脯以毒  
 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祠故致福於君將  
 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  
 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  
 天乎天乎吾君之國也子何遲乎為  
 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  
 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

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  
 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  
 事跡紀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  
 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  
 家所擬五代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  
 史皆有之  
 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  
 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  
 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為鈍人也禮  
 記中已有註解則明  
 賢達所嗜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  
 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  
 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



及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  
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  
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  
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  
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  
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  
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  
言史矣若句盡餘贅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  
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

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  
者或虛益散詳辨廣加閑說必其取所要不過一言  
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置鈞必收  
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  
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  
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  
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  
而篇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



史通 卷之六  
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况  
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  
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日經典句皆韶夏言  
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  
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  
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  
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  
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  
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

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  
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  
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  
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闢畧而  
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方覺其  
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立明  
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  
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網紀而言  
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  
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臨  
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  
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  
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  
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  
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  
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

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  
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  
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  
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  
受責於少期魏志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裴松  
之注云容貌之言而分也為三亦  
敘事屬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邵齊志曰時議恨  
卿子才不得掌與魏  
之書悵快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非不幸也蓋作者言  
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踈而不遺儉而無闕譬



如用竒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  
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旣甚敘事纔周亦猶售  
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然則史漢  
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煩碎如此必  
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  
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  
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  
矣

矣

右隱晦

昔文章旣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

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  
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  
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  
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  
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  
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  
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  
雜家小說論達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  
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



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  
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  
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  
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琛均敘元  
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  
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修簡  
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  
諸葛亮挑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  
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謹矣而虞思

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  
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  
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安足庸音苟矜其學  
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  
我作故首刑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  
初立轆轆子長所書魯始為髻在明是記河橋可  
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  
則卽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  
而詬王劭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



彥鑿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  
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  
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  
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克  
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  
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茶闕  
而不載蓋麗降崩贖字之媮也重耳黑臀名之  
鄙也舊事例以二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  
別加刊定况愁山定犢彰於載識杜堇卿齊載  
識云牛首入

西谷逆犢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融齊志載謠  
雅雅頌團團河

上齊丘也  
中狗子破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

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  
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  
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  
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  
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  
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  
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







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表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

之責也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第二等曾參冉有並第一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騶騶騶也騶騶騶養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



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  
標格真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  
下流三甥皆在第六等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  
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  
處父在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  
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六等  
六等斯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瓠甌而賤璠  
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  
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

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  
揚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  
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  
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  
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  
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  
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  
輒與真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  
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



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謂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珙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

以恩幸為目王頗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

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隋世

皆謂揚玄感為臬感即宜附出揚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

隋書列王頗在文苑傳也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

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

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邈列在方

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

之妙訾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

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



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  
則懲惡勸善求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  
矣  
夫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  
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  
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  
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  
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

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  
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  
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  
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  
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  
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  
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  
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  
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



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  
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  
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  
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  
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  
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  
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  
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  
言于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

死葛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  
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  
宋孝王風俗傳王邵齊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  
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  
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  
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  
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  
禦常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  
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



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米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第二十五

筆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踈  
既辯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  
順也畧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  
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  
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  
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

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  
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  
假人之美籍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讐若  
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  
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  
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  
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  
則今無所取其有徃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  
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



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  
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  
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  
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  
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  
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  
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  
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  
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

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  
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  
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  
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  
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  
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  
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  
列諸緇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  
耶蓋霜雪交下始是顛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



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  
丘齊興而有劉康表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  
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  
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  
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  
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  
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  
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

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  
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  
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  
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  
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  
宣覽而無譴故今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  
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  
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准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賸索隱致遠鈎深焉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

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

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疎殊年代

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

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

膏盲墨守乃腐儒之志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

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克著書既甲

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克謂虎文義疎備

紀事詳觀者以為甲於太史公為也張輔名

士優劣論曰士人論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國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



必於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通聞得失而大抵同  
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  
先生補其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  
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  
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為鄙又甚於茲安  
得獨罪補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  
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  
按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君呂宗稱  
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

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正之年厲亡流彘曆  
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  
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  
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  
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  
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知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  
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  
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



自左史之曲筆  
之其手在上高  
雪下尚上

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曲筆誣書不  
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  
殆將過半固以知倉蒼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  
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  
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  
故以虛美相酌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  
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邵之抗詞不撓可  
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

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  
名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耻不然何  
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夫以廢興時也窮  
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  
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  
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  
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  
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  
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



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  
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盡火滅泥  
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  
朝廷止言多爽實凡三十七字蓋  
史之為用上絕不屬鑒識篇不  
可同年下云故知刮席不敢視云  
云割席疑承刮席為文逮漢史繼  
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為

章句始知其為錯簡因加訂正如  
此此書外篇別有點煩云回易數  
字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  
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爾是歲嘉  
靖乙未秋七月既望雲間陸深謹  
識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非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



史通卷之七  
初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  
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  
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  
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  
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  
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  
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垂傳  
以來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  
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

魯邦尤為迂闊立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  
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  
葛盧之辨牛鳴鄰子之知烏職斯皆邊隅小國  
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  
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  
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  
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徧詳漢室盛既  
疑立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  
奏庸音特為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



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并諸傳首庸謂有

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恠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為九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



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  
史以為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  
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  
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  
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  
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  
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  
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  
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

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

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蕩

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

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

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  
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尔而  
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  
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  
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  
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  
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



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迭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

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閩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



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  
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  
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  
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胃懷枉申探賸或妄加同  
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  
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  
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史通卷第七

史通卷第八

內篇

模擬

人物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  
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闢朗則比  
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  
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



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

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



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

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



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嘉嘉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

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銘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速連類肖者哉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輦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



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  
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  
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  
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  
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  
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  
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  
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  
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於江湛僵仆於是始與

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湛為元凶所殺事以此  
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  
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  
羊斟則下曰子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  
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  
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  
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  
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



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曉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邵

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畧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刀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  
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  
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  
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  
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  
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  
真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  
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  
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

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  
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  
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  
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  
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  
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真婦之節則  
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



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  
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  
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  
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  
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  
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  
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  
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  
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

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  
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  
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  
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  
一家而各自彈射迥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而  
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木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  
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蔡



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  
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  
其大較也必伸以純摛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  
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  
聞之恠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  
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  
商生啓龍釐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  
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  
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

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  
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  
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  
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竒工至於方  
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稟君盤飴言  
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羨王之瑕白圭之玷惜  
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  
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諛小辨嗤鄙異聞雖為  
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



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酒左  
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茹齏石戲舅而傷  
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  
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  
乎記功書過彰善殲惡者也夫抵近代史筆叙  
事為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  
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  
獻秦得若雉魯獲如窟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  
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

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  
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瑞逾盛  
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  
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  
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  
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使來聘某君來朝  
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  
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  
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



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  
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謁其君子

覲其父仰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

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庶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殺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各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非作者之規模違指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  
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  
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  
仲尼之聖也訪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  
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  
行父而獲傳或伍五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  
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  
書虞夏商周春秋禱杙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

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  
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  
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損此  
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  
其利害者焉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  
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  
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



書知遠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  
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啟之亡也是生飛廉惡  
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閔夭若斯人者或為惡  
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  
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  
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  
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  
儀休齊之審威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  
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

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  
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  
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  
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  
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  
以夷齊居首何陞齷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  
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  
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  
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



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  
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楊于  
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  
斯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  
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  
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  
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  
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  
不墜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

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  
將賊零陵乃宗通字道不移飲鵠而絕雖古之鉏麇義  
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  
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  
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  
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  
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  
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  
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



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  
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  
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  
不足以懲誠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  
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  
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  
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隱若斯數子者或  
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  
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

其譖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  
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  
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咎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  
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珎齊竿混吹  
者矣夫名列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括人所  
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通卷之第八



史通卷第九

內篇

覈才

序傳

煩省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

著作每著作即初至必撰名目傳一人斯蓋察

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

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

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



伯喈於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西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灑

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迤邐不遇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



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詞頌  
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喜複  
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度信輕  
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  
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踏駁  
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  
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  
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  
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

懷鈔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  
而舉俗共為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  
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  
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醕俯  
同妾作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  
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毅有觀孟  
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  
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  
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



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  
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  
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  
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  
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  
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  
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

問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  
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  
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  
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  
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  
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  
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  
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



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反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

學子名毋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立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尔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楊雄已



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  
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  
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  
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閎闕其  
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  
不追述本系安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  
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  
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後之序有異斯皆不  
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楊

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  
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諛祭非  
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九為叙傳宜  
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  
為患者久矣及于令昇寶字令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  
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  
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



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輔字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

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

者撰錄多備

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國

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國數加倍此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一本多備下引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云不與近同者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五十八字



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  
之吏歲奏於朝廷輔軒之使日馳於郡國作者  
俱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  
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  
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  
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譜宗譜各  
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  
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  
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

承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  
巴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  
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  
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  
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  
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  
言有關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  
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  
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楚於天壓楚人



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

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

休文梁人著宋

吳本云苟嗤沈蕭之所紀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孫盛字安國晉人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繆乎



史通卷第九  
辨識

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  
闕書斯可則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  
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史通卷第九  
辨識  
自叙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禱祝即上代帝王之書中  
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  
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  
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  
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

史通卷第十

內篇

雜述

辨識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禱祝即上代帝王之書中  
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  
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  
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  
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



史通 卷之十  
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鶩推  
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  
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  
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  
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  
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  
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晉天  
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  
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

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  
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  
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何嶠汲冢記年葛  
洪西京雜記顧協璪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  
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冠為言猶賢於已  
故好事君子無所弃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  
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  
也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  
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園稱陳晉耆舊周裴汝



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  
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  
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諫殷  
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  
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  
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  
民趙抃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  
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恠物  
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恠于寶搜神劉義慶幽明

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  
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  
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  
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  
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  
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  
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  
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  
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



刊求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葉之資焉逸事  
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  
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  
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  
全搆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  
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譎俾夫樞機者藉為  
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  
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  
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體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  
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暖之詳審劉  
炳之談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  
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  
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  
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  
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  
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  
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



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  
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  
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為之則苟談恠異務述  
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  
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  
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  
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  
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  
都邑簿者如宮闈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

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  
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  
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觀之瞽亂  
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微彼百家則史之雜  
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  
兼既難為覲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鄙無足談  
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為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  
抱朴允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  
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



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藪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弃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

蓋在擇之而已

辨識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勳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斯乃特為難遇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勸戒勸戒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



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  
之修春秋也不獲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  
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喜有撰述必以大臣居  
首按晉起居注代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  
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  
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  
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忽知唐修本  
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搗南董之前  
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抵監史

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  
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蕪斯具美  
督彼群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模楷獨管操觚歸  
其準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  
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  
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  
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  
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  
樂為謚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



大咲可為長歎也會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  
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  
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  
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矣旋及雖五尺  
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  
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  
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  
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  
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綉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

中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  
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  
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恠彼典刑  
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  
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  
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  
必身居解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



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  
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  
哉

自叙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統綺便愛古文尚  
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  
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  
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切歎曰若使  
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竒其意於是始授

以左氏暮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  
所謀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  
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  
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  
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  
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  
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  
矣但于時將來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



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  
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  
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  
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  
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腑非  
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恠前書不  
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惜者  
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  
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序果以二史為

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  
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過  
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惟東  
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  
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求城朱敬  
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謨光河南元行冲陳留  
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  
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  
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



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  
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  
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  
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  
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  
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李令  
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  
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  
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

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

臣再入東觀

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

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能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之不改今之史館即

古之東觀也

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

惟記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

年會奉詔預脩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

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

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



語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  
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  
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  
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  
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  
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  
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  
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絕無必商  
確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

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  
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楊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  
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  
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  
民者實也實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  
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  
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  
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  
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



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  
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錯綜故陸  
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其辛殊味  
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殊圓通家有詆訶人相  
倚據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  
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  
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  
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  
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懣芥者矣夫

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為  
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  
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  
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  
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  
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  
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  
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  
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



賦而壯都不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跋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既絕窺踰故加譏誚

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



予所以撫卷漣而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史通卷之十終







1

2

3